

红宝石长篇小说文库



YING
G
L
A
F
E
Q
I
N
G
H
A

英格蘭 風情畫

嵇伟著



嵇 伟 著



兰 格 英 画 情 风

中国书画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格兰风情画/嵇伟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ISBN 7-5006-3706-3

I. 英… II. 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47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2.00 元

ISBN 7-5006-3706-3/I·811

引子

我又来到你的坟前，我给你带来了白玫瑰和红百合，希望你喜欢它们，尽管在你生前我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你是否喜欢花。

我喜欢这片墓地。你在英国的时间太短，你一定从来不知道这个坐落在伦敦西面的小小的圣安吉教堂，和教堂背后这片小小的墓碑林立的坟地。不错，这是我的选择，我喜欢这些环绕着教堂和墓地的绿树，喜欢墓地前这些四季常开的鲜花，喜欢这喧嚣闹市中的一小点安宁和这终年不败的绿草地。三年前我刚来英国时就住在附近，每天早晨我经过这儿坐巴士去林肯学院，每天傍晚又经过这儿回家，圣安吉教堂高耸的尖顶和乳白色的石墙总给我一种神圣的感觉。现在我让你躺在这儿，躺在这块简洁的墓碑下，给我自己一个经常来这儿的借口，一个回家的感觉。

你的墓碑的确非常简单，只有这样几个字：

陈根木，1949—1998，中国江西人。

事实上我也只是简单地知道一些你的过去。从我们认识到那场夺去你生命的车祸，期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一个夏季。我们之间没有普通相爱的情人那样滔滔不绝的交谈，我们相互了解并不深，我甚至不知道你那百万富翁的爸爸为什么给你取了个这么土的名字：根木。我想我是太孤独了，尽管我有这么多所谓的

英格兰风情画

朋友,有个人人羡慕的丈夫——当然你不知道我有丈夫——但我的灵魂却一直在找寻能够倾诉内心的知己。我不知道如果你活着,如果我们的关系持续下去,我们会不会成为我想像中的知己,可能根本不会。但现在你死了,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和感情。所以我选择你做我的知己,所以我这么频繁地来看你。希望你不要厌烦每次我对你的絮絮叨叨。

哦,我猜你不会厌烦的。你是外国人,在这个冷冷的北方国家,你没有一个亲人。你一定喜欢我常来陪你的,一定。

记得半年前我第一次站在你坟前的情景吗?我流了那么多眼泪,以致无法回家对安德鲁谈起这葬礼,只能扯谎说是到乔纳森家去了,他的油画颜料让我眼睛过敏。

江山上星期给我看一首著名的司高特·霍德兰的诗《死亡》,只有江山知道我为你的死很伤心。霍德兰写得真好,死亡的确只是生命的另一个阶段而已。让我念给你听好吗?

Death is nothing at all,
I have only slipped away into the next room.
I am I and you are you,
Whatever we were to each other,
that we still are

其实死亡算不了什么,
我只是悄悄溜到隔壁屋子去了。
我仍是我,你还是你,
我们相互间曾经是怎样的,
现在还是怎样……

英国人——也许该说西方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比我们中国人明智，他们在葬礼上很少哭。他们的墓地就在居民区中间，生者与死者同在。而墓地都是那么美丽，没有令人恐惧的阴森感觉。许多初来英国的中国人误认为它们只是些普通的花园，我就这么误认过。一些居住在城市的英国人傍晚会到墓地来散步，因为那儿宁静和美丽。在乡村，所有的教堂旁边都有一片墓地，新婚夫妇们在教堂的婚礼仪式完毕后，必须经过墓地才能坐上停在教堂外的婚车离开。我和安德鲁的婚礼也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在墓地的两棵大山毛榉树边拍了一张相当成功的照片。

但是无论如何，死亡是令人憎恨的，至少它阻隔了我和你相见。我对你说了那么多，却无法得到你的反应。无数次，当我感觉孤寂，渴望和谁倾心交谈时，就想，如果你活着，那个人应该不是你。你比我大十五岁，你有过“文革”红卫兵和下乡插队以及后来在香港生活十多年的经历，你像一个睿智的大哥哥。但你却不在了。

如果你不生气，我想说生活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像你这样一个头脑冷静的人却会死于撞车！在我们相识的两个多月中，我坐过三次还是四次你开的车？大概四次，包括那场大暴雨中能见度只有十来米的那次。我的印象是你开车非常稳，比我强一百倍。因此这车祸将会是个永远的谜，像你这样的人会在上午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条件下，开车撞到高速公路边的围栏上！

不过死亡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让我们的感情保留在想像中的最美的阶段，再也不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齟齬和摩擦使感情褪色。人们最崇拜的对象往往是死去的伟人，死亡提高了英雄的价值，同样也提高了情感的价值。你看，在你生前我们并非挚爱至

深,我甚至时常对你说谎,但现在我却愿意什么都对你说。

首先我想责备你,为什么你要来英国呢?你完全可以像许许多多香港人那样留在香港,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你不到英国来,或者来后又回去,就不会发生这场车祸,你就会还活着,还享受着中国的阳光、喧闹和炎热,不会躺在这冬天的冰冷阴暗的伦敦西区的一个小教堂的墓地上。当然,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些废话,多余的废话,原谅我。

我真正想请你原谅的是我们认识后我所对你说过的那些谎话。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私人性质的问题吗?许多海外的中国大陆人通常这么问:你怎么来英国的?

“读书,读播音学的研究生。”我说。这是第一个谎。

然后是关于婚姻的,你一直都不知道我是结了婚的,而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还有关于江山,你曾经有过的猜测是对的,你说我和江山有着比普通朋友深得多的关系。我还记得我的回答,我说:“别乱猜了,江山是同性恋,谁都知道的。”

但你不会知道,从1986年我分配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后认识江山的那天起,我们就成了情人。

顺便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看了BBC的一个节目《人生尽头》。剧组花了一年时间,真实地跟踪拍摄了一个63岁患胃癌的、住在英国的德国人荷比的死亡过程。他们把死亡看得那么美丽:有一天你死后,你会变成花草、树木、动物或者一个别的人。生命是无尽的轮回,此生只是轮回过程中一个小小的阶段。也许你现在就是天边停留的那片云,或者这绿草地上飞过的一只鸟?

那么,如果你的灵魂真的像那节目中所显示的那样依然存在,请听我的故事,请听我的诉说。



屋里烟雾缭绕。数不清是第几包烟了，反正每次梅林一来，江山和他就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夜接一夜地神聊。烟是托朋友从中国大使馆弄来的五英镑一条的红牡丹，最便宜的烟在英国也要三十多镑一条，一英镑合十三元人民币，这么一折算，烟就比人参还贵了。酒是江山自己去买的最便宜的大塑料瓶装啤酒。而梅林则是江山到英国来后最信任的，或者说惟一信任的朋友。

梅林是西藏人，住在美国，拿着美国护照，但时常到英国来。1990年夏的一天，他和几个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到伦敦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吃饭，正碰上在餐馆打粗工的江山和两个香港来的侍者吵到差点儿要打起来的程度。

唐人街开餐馆的香港老板们向来看不起像江山这样从大陆来的人，给他最低的工资，干的是从升降机里搬出厨房烧好的菜，再把侍者们收来的脏盘子运回厨房。这个活儿重而且拿不到一分钱小费且不去说，还要不断地受那些从香港来的侍者们的呵斥。这天的争吵是江山忍无可忍后的爆发。一个香港侍者叫江山把餐厅正中酒吧台后的大垃圾袋搬到餐馆外的垃圾箱去，江山扔下手头的活儿，立即照他的吩咐去做。等他扔完垃圾

袋回餐馆时，另一个猴子精般又矮又瘦又黑的侍者冲着他说：

“你不在这儿搬菜盘，到哪儿闲逛去了？你们中国人偷懒惯了吧。”

江山在这儿打工一年以来所受的气一下子被最后这句话勾起来了。他一把揪住这个侍者的白衬衫领，低声吼道：

“你丫挺的就不是中国人操的？”

在一旁的另一个香港侍者立即过来指着江山的鼻子说：“你打人！我让老板打电话叫警察去！”

江山心说老子不怕进警察局，先揍这狗娘养的再说，正要一拳挥过去，却被旁边桌上吃完饭正要离开的客人一把抓住了胳膊。

客人的个子比江山还高，一米八五吧，三十来岁，黑黑的，长着一双鹰眼，齐肩的长发用绳子一把束在脑后，看上去像北美或者新西兰的土著。那时江山的英语只能说“谢谢”和“对不起”，所以他一时愣在那儿不知所措了。没想到这个北美或者新西兰的土著一开口却是标准的北京话：

“兄弟，犯不着！”

闻讯赶来的香港老板本来已经打算向这几个观战的客人道歉，一听见国语，立即改变主意，转过脸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江山说：“要闹事打架，我马上叫警察。”

已经冷静下来的江山说：“叫不叫随你，老子不干了，算工钱给我！”

在江山等着账台算他工资的时候，那个土著走过来，伸出右手自我介绍：“我叫梅林，西藏来的。”

朋友就这么交成了。

以后每次梅林来英国，总是住在江山这里。他俩同岁，都是

1958年生人,说起来还算是校友呢。江山1983年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报社,而梅林1983年从民族学院毕业后,又到北大西语系培训了一年,1985年到美国的加州大学研究佛教,藏传佛教。所以梅林坚持说他和江山是有缘分,“否则怎么会在伦敦唐人街的餐馆捡到这么个校友兼铁哥儿们呢?”这是梅林的话。

对于江山,梅林是他最困难的日子中最大的安慰。不能说是惟一的安慰,因为刘意子写给他信应该也是极大的安慰。

江山是1989年5月底随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英国时留下来的。当时被称为“滞留不归者”。报社领导为此非常被动,好在当时事多,于是也就只把江山除名了之。留在英国容易,但留下来后怎么活却成了无数同类身份的中国人大问题。吃和住不是问题,既然能让你留下来,政府就会帮助你,或者自己想法找个工作,无论如何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但生活的质量呢?当惯了无冕皇帝的江山,在离开中国前还是小说界的新秀,如果不出国,没准可能发展成又一个莫言,或者又一个王朔,现在却连在唐人街打工的饭碗都丢了,既不会英语又不会广东话,上哪儿再找活儿干?

其实江山是会一点点英语的,大学的公共外语就是英语,可惜这些年从来用不上,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梅林对江山的处境直挠头皮。江山倒是告诉梅林不用太着急,再怎么着他也能从政府那儿领失业救济金。梅林却说:“那不踏实,咱们得给你想法找个工作,然后你边工作边读英语,以后就好办了。”

奇迹是,在英国住着的江山靠美国来的梅林帮忙介绍,白天在伦敦一个由佛教学会出资创办的学校教中文,再替一家香港人开的打字公司打中文文件,晚上到夜校学英语,日子比起在唐

人街餐馆打工时强多了。

江山和梅林是无话不谈，当然包括婚姻和情人。梅林没有结婚，他觉得婚姻不适合他，他是空中自由的鸟，不想被关进笼子里，哪怕再漂亮的笼子。他倒是有过好几个情人，美国人中国人都有。现在梅林给江山看的是他“现在时”情人的照片，这是个棕色皮肤金发碧眼的美国电影演员，二十多岁，穿着黑色三点式比基尼，半躺在迈阿密的海滩上，背景是蓝天蓝海。尽管江山知道梅林这样的外表最受女人喜爱，但还是忍不住酸酸地说：“没听说过西藏人有这么风流的，梅林你还真是艳福不浅。”

“哪有你这么好福气，国内一个妻子一个情人，这儿没准还有几个小妞抢着来帮你做饭打扫屋子。”梅林嘲笑说，边把他的比基尼情人照片放回记事簿去。

江山不说话了，沉下脸一个劲儿地抽烟。梅林起身打开一扇窗，把屋里缭绕的烟雾放到夜伦敦的街上去。

“准是又有什么难处了，说吧。”梅林坐到江山对面，递给他一杯啤酒。

“老婆要来。”江山扔给梅林一页纸，“前天发来的传真，到法国参加世界兵器展，要我寄证明过去，好办签证来英国。”

“定了？”梅林狐疑地问。

“人都在巴黎了！”

“我问的是你，决定让她来吗？”

江山不回答。江山无法回答。

江山和姚芳的故事是同代人中最普遍的。北大的同班同学，一个是武钢车间主任的儿子，一个是总政某部部长的女儿，临毕业前定下关系，毕业后双双分配到北京的报社，结婚，生孩

子。和别人的故事不同的是，孩子早产死了。江山和姚芳的关系一直相敬如宾，彬彬有礼，礼貌的礼和距离的离。江山和情人刘意子的关系姚芳不知道，而姚芳有没有情人江山也不知道。如果不是赶上 1989 年那次出访英国，脑子一热不回去了，江山和姚芳的婚姻还会这么彬彬有礼地保持下去。国内圈子里的人有几对不是这么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地过着的？在国内时，江山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比朋友们的好得多，且不谈记者工作的优越，光是通情达理的妻子和漂亮热情的情人就让人羡慕不已了。然而，三年来，远隔大西洋和欧亚大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改变了江山对生活的要求。出国三年，先是在唐人街餐馆受气，然后是苦苦挣钱买房子，无论多么孤独多么艰难，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念过姚芳，却多少次撕心裂肺的哭着给刘意子写信，让她想法到英国来。刘意子没来成，姚芳倒已经在巴黎了。如果不是因为江山滞留不归地留在英国，姚芳到法国参加世界兵器展以前就能在北京办妥到英国探望丈夫的签证。现在她只能在巴黎办，但需要江山把他的所有证明寄过去。江山无法决定。

其实他已经决定了。这一年来在给姚芳的有限的几封信中，江山已经很明显地流露出要求离婚的意思，但姚芳在回信中却避而不答，现在还要来英国探望丈夫！按照英国的法律，分居五年的夫妻，只要一方提出，不必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法律就承认这是事实离婚。但姚芳的到来，却会打破这分居五年的条件。

“哥们，你不会真的不让她来吧？”梅林的鹰眼抓住江山的尴尬。

“这……真是伤脑筋的事儿！”江山清秀白皙的脸上满是无可奈何。他不想让姚芳来，但能找什么借口不寄材料到法国去呢？

“你瞧，事实是姚芳是你的妻子，结婚多少年了？八年。没打架抓破脸砸开头的事儿吧？人家这么远隔重洋的来看你，你的心肠不会硬到拒绝她吧？”

要不是梅林压根儿不认识姚芳，江山一定会认为他是姚芳派来的说客。他没好气地说：“可是刘意子怎么办？”

“什么刘意子！姚芳已经在英国门口了，你还想那么多。在国内那些年难道你对刘意子内疚过了？”

梅林有他的道理。但江山考虑的是和刘意子的将来。刘意子在信中答应他，只要有机会，她会考虑到英国来的问题。尽管刘意子在信中没有任何肯定的许诺，但江山仍可以在无数孤独的不眠之夜里，想像着他和刘意子在一起相互依靠相依为命的将来。孤独的海外生活真是能改变人的性格，江山经常这么自叹，从前在国内他可从来不是这么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

“不管怎么吧，就算是普通朋友到法国，你也应该邀请人家来英国看看，况且是八年夫妻！”梅林开始他的道德课。江山最怕的就是梅林的道德说教，所以赶紧起身逃进卫生间，十分钟后回客厅，已经想好了让梅林传授密宗真经的话题。

他俩侃了整整一夜，江山的眼泪被梅林哄下来几次。而姚芳来英国的事儿自然也就在这种动人气氛中定下了。

姚芳只能在伦敦呆四天。到法国参观不是报社的任务，是通过总政的关系弄来的名额，所以不能呆太久。她应该返回巴黎再随团回中国。

去希思罗机场接姚芳的路上江山没有任何激动的感觉，他边开车边试着回想姚芳的样子，却怎么想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中等个儿，利利索索的。然而，看到推着两个箱子的姚芳走

出通道口时，江山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发热，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眼泪不由自主就涌出了眼眶。姚芳和他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放了两个箱子的手推车，也哭了。

姚芳瘦了，因为化了妆，脸上原来的雀斑看不清了，显得比江山印象中的要漂亮。她长长的直头发也是江山记忆中所没有的。在姚芳看来，江山还是和三年前一样，只是从前时时从他眼中流露出的诙谐神情不见了，显得有点儿消沉。一种生疏的却又亲密的感觉弥漫在他们中间。

江山用手掌抹去眼泪，笑着说：“你带了这么多东西，我来推吧。”

姚芳没有解释为什么只呆一星期她却带了全部的行李。潜意识的，她希望江山动员她留下来。尽管从江山的信中她看出了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的可能了，尽管她不愿放弃国内那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如果江山回心转意，也许她还会捡起那份失落的感情，再为他牺牲一次。

走近江山那辆浅灰色奔驰车时，姚芳夸张地惊呼了一声：真棒！接着说：“我上个月也买了辆车，当然没有你的好，是桑塔纳，最大众化的。”

江山说：“太好了，以后上班不用打‘的’了。”他没有告诉姚芳，这辆奔驰是二手或者三手的车了，他只花了两千镑就买下的，比姚芳的桑塔纳便宜多了。当然这样的车有许多毛病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上坡时经常熄火，换挡很费力，尾灯也是重新换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太耗油，用油量比新车要高出三倍。不过无论有多少毛病，江山的经验，开奔驰车是建立自信心的好办法。

江山把车停在伦敦大学的停车场里，带姚芳到唐人街吃晚

饭。虽然从这儿走到唐人街要花二十多分钟，但这儿晚上停车不花钱，起码省掉江山五镑停车费。到中国餐馆吃饭不仅便宜，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吃不惯英国饭，出门旅行，到哪儿都得找中国餐馆，所以在英国，无论多么偏僻的小城镇，都起码有一家中国外卖店。江山就吃不惯那种又粗又油腻的英国饭，平时要么自己做，要么就不惜开半小时车到唐人街来吃。

看到伦敦唐人街上典型的中国古典风格的牌楼，姚芳吃惊地说：“在欧洲别的国家可没有这么气派的唐人街。”1989年以前她到过一些欧洲国家。

挑了个饭馆坐下后，江山告诉姚芳：“旧金山的唐人街才叫气派呢。记得1986年我跟着航天部的团去美国吗？我的印象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你一句英语不会也能过一辈子。那儿什么都有，像个小城市，你根本不用出唐人街，生活、工作和娱乐全都在那儿了。”然后又想起了什么，笑了起来，“我们英文班上的一个埃及同学告诉我，他小时候跟父亲去旧金山，一下飞机父亲就带他去唐人街吃饭，他在唐人街上跳着脚哭，说父亲骗了他，说上美国的，怎么来中国了！”

姚芳笑得前仰后合。

到桌边来写菜单的侍者是个福建人，从东欧哪个国家偷渡进英国，以计划生育为理由，申请政治避难留下来的。他在政府为这类人提供的免费律师楼里见过江山，所以客气地向江山打招呼：“江先生，又来吃饭啦？”

姚芳不知底细，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江山说：“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啊。”

等到进了江山买下的两房一厅的家，看着客厅里白色的长餐桌、白色的椅子和长沙发，看着从走廊到厕所一色的地毯，姚

芳就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江山的才华在英国没有被浪费。她不知道这套单元是在房价最低环境最差的大楼里，也不知道屋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江山在最大众的商店买的便宜货，更不知道就算房价便宜，江山也只付了四千镑的押金——全部房价的十分之一——其余全是向银行借的，每个月要还三百镑的贷款，并且要持续付二十五年。按照英国的法律，如果有三个月不付贷款，银行立即无例外地没收房子。

江山不愿打破姚芳的错觉，就算将来离婚，也让她对前夫有个可尊敬的好印象。

像所有久别的夫妇一样，江山和姚芳甜甜蜜蜜地过了三天。姚芳当然没有料到他们的重逢会这样和谐，而江山自己也很吃惊，仿佛刘意子不存在似的。姚芳是星期三晚上到的，江山请了两天假，加上周末，带姚芳参观伦敦所有值得去的地方。尽管就建筑而论，伦敦不如巴黎、罗马和佛罗伦萨那么美丽，但它上个世纪那“日不落帝国”的余威还在，就像一个老去的贵族，尽管年纪大了，不那么现代化，却仍然处处显示出它不可模拟的高贵。只有滑铁卢桥让姚芳感到失望，电影《魂断蓝桥》中那座雨雾朦胧、为一场爱情悲剧作证的桥，今天已被改造成一座铁路桥，不复当年了。不过伦敦的博物馆让姚芳大为赞叹，她叹息着说，光看大英博物馆或国家画廊就可以花去两星期。言外之意，四天太短了，她不想离开英国。

江山心里非常明白，按照英国的法律，只要他愿意，作为他妻子的姚芳完全可以合法地留下来。

却谁都没有提“走还是留”这个敏感的话题。

仿佛才刚合眼，江山就被姚芳在他光脊梁上的抚摸给弄醒

了。前三天他对自己说，先陪姚芳好好玩玩，一切都留到最后一天处理，所以他睡得挺踏实。到最后这天晚上，江山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了这快快乐乐的三天，明天该怎么开口提离婚呢？他几乎想了一夜，直到早晨八点多钟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姚芳向来比较单线思维。几天的相处使她相信，只要两人重新在一起，江山就会打消离婚的念头。她准备在今天傍晚错过了回法国的航班时间之后告诉江山，她这次来带了许多钱，可以在伦敦开个中药店，据说中药店在英国非常热门。这几年在中国挣钱容易，做股票、写电视剧、筹备新闻发布会，哪儿都能轻轻松松地挣上几万。姚芳相信江山会赞成她的主意，她都想好了，江山可以继续干他的教书打字，而她可以独自管理中药店。以后挣得钱多了，江山就可以专业写小说，不必去工作。

姚芳像在家捋小猫的背一样抚摸着江山的光脊梁：“江山同志，知道几点了吗？”

江山有气无力的“嗯”了一声。

“十二点整。”姚芳快乐地宣布。

江山猛地从梦中清醒过来，一下睁开眼睛。姚芳的飞机傍晚五点起飞，最晚四点得到机场；路上一个小时，不，差不多高峰时间，得打一个半小时，两点半得离开家；离开家之前得跟姚芳说清楚，江山用迟钝的脑子推算了一下，他总共只剩下两个半小时。

江山一骨碌从床上翻身起来，对自己说：以后碰上智力竞赛，如果有题目问“世界上最难得是什么”，回答一定是：向无辜的妻子提出离婚。当然，完整的回答最好是：有良心的丈夫向无辜的妻子提出离婚。江山突然想像，如果梅林在，一定不会同意他用有良心这词儿，按照梅林的标准，江山应该算是“坏良心的